



李世济：破旧立新传程艺

京剧的魅力在舞台，也在掌故里。譬如“通天教主”王瑶卿，开旦角流派先河，而无“王派”衣钵流传，乃缺憾之美；程砚秋开宗立派不收女弟子，程门传人竟多为女性，令人惊艳。程派传人新艳秋的故事哀婉动人，义女李世济的艺术人生更堪称传奇。

李世济(1933—2016)，出生宦宦之家，四五岁即在八仙桌下“偷学艺”；十二岁得程砚秋赏识收为义女，始学程派，第一出戏《贺后骂驾》便博得“小程砚秋”美名。但生于旧时代，深谙梨园风习的程砚秋划下两条底线：只学戏，不学海；只认义女，不收生徒。然而对京剧的酷爱，让李世济不顾恩师反对，弃医从艺，1952年她组建“李世济剧团”，1956年进入北京京剧团。其间李世济先后得到梅兰芳、谭富英、裘盛戎、马连良等名师指导，与大师们合作演出《朱痕记》《法门寺》《审头刺汤》等剧目，艺术水平日益精进。然而她的拜师恳求，总被义父拒绝。一生师程派，传程艺，却不能入程门，这成为李世济的心结。

1957年，程砚秋、李世济出访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周恩来总理得知李世济的夙愿，专门请二人到怀仁堂。周总理问程先生：“李世济戏演得不错，怎么不教她？”程答：“她是我义女啊！”总理大笑：“义女就不能是学生吗？等你们出访归来，我来请客，让李世济拜师。”李世济无比感动且满怀憧憬，可回国不久，程砚秋就因病溘然离去，拜师心愿终未达成。

改革开放后，李世济看到传统京剧节奏缓慢，吸引不了年轻观众，不利京剧传承。她顶着压力，对程派剧目原有唱腔进行加工润色，重新设计部分剧目唱腔，使程派唱腔于凝练幽咽、华美典丽中呈现出清新流利、明朗洒脱的新品格。她以惊人的效率整理出《锁麟囊》《六月雪》《贺后骂殿》《春困梦》《法门寺》等10多部程派经典，改编《文姬归汉》《梅妃》《英台抗婚》等程派名剧，新编了《陈三两爬堂》《则天武后》等新剧目。尽管她对程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颇有争议，但她的执着精神、艰苦实践和艺术成就，得到梨园内外的尊重。作为程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李世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戏画《文姬归汉》是程派名剧，也是李世济最有影响的改编作品，它保留了原剧的精彩唱段，增加了送儿女的情节，突出民族融合这一主题，使这出戏与时俱进，长演长新。



淮安市侨联 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 联办 淮安日报社

中还是夏天，再走进时秋虫在鸣。雨后的菜园更见茂盛，也有了一份衰败的颓势。一个深青色的南瓜，吊在冬青的枝干上，下面毛茸茸的狗尾巴草在探头仰望。风过摇摆的身姿，我想到的却是狐狸的垂涎欲滴。

想到吃，想起了那一块花生田。去年我是得着这土地的恩惠，在收获后的沙土下，我又收获了不少的果实，虽不够饱腹，唇齿间的回味，也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攀爬在最高处的是丝瓜，在这个秋天里更见衰老。黄花日渐凋零，青的叶以及由青而黄的叶在藤蔓上交错，让我想到人世变幻岁月沧桑。曾经是怎样的一个如花美眷，终也敌不过时间的洗礼。看着攀附着丝瓜的秋千架，想起曾经的校园时光，荡起过多少少年的快乐。欢声笑语犹在，同学少年早已各奔东西。

同样老去的还有豆角，长长的豆荚垂下，叶却几落殆尽。茂盛的倒是架下的小草，逢着连绵的秋雨，日见疯长。少了许多管理的菜园，更见茂盛，也更见颓废。秋天是丰收的，秋天也在走向沉寂。

得着欢心的应该是辣椒吧，大红灯笼高挂，在晨起的时光中分外醒目。我想起簌簌的晒秋，那火红的辣椒，那金黄的玉米，像那流金岁月，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秋天。看着辣椒，倒让我怀念起簌簌的秋天来。我不知道当我细数流年，又有多少丰收的果实可以晒出我的秋天。

走到那棵大桑树下，浓荫密布，感觉不经意间又长高了许多。想起这个夏天，满树的桑果给予我的恩赐。满满的甜蜜，还有手上遗留很久

单位东南角有一片废墟，在一栋废弃的宿舍楼前，上面碎石与杂草丛生。几位同事看了觉得可惜，东一块西一块地清理，依着各人喜欢，在里面分别种上了各式果蔬。高低不一，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像极了一块调色板。春夏秋冬，便有了四季的景。在办公室待得久了，总喜欢到菜园走一走，无形中这里成了我的一个小花园。

最近疲于一些事务，菜园也很少去了，被我荒芜了很久，如同内心的荒芜。这让我想起那些不常联系的朋友，偶尔一次的相见，依旧是如此亲切。在这个秋天的清晨，想到菜园，心为之一动——去看看吧，那些久违的相思。

走进菜园，走进的是往事。记忆

诗意芭蕉

□ 孙怀平

有些植物天生就有诗意，譬如芭蕉。

知道芭蕉，是很早的事了。小时候读《西游记》，其中《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故事最令我神往，罗刹女的那柄芭蕉扇真是厉害，八百里的火焰山“扇一下火就灭了，扇二下则刮风，扇三下即下雨”，如果“连扇七七四十九扇，就可断绝火根”。要是我也有一把这样扇子该多好，夏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奶奶也就不用摇着那把镶着花布边的蒲扇纳凉了。

见到芭蕉已是读大学时。图书馆的阅览室窗外，种着几丛芭蕉。阔大的叶，让人想起“绿肥红瘦”的佳句。看书累了，抬头，它隔着窗和我对坐。叶片在风里翻着绿波，如同一列碧玉编磬，敲出古典的乐音。如果这时在读杨万里的“芭蕉分绿上纱窗”，倒真是应了景。绿意轻染窗纱，一个“分”字那么的温暖贴心。那时的我，也是“绿窗人似花”的。

现在，我常去散步的公园里有一间茶室，茶室外也有几丛芭蕉。只是高大得不像话，让人疑心它不是草，而是树。高高的茎上挑着大大的叶，舒卷有致中，有着山高水长的壮阔与疏朗，小小的茶室几乎是在它的怀中了。散步时，与这丛芭蕉相遇，我总要放慢脚步，猜想，如果怀素是在这些蕉叶上练字，那该是怎样的酣畅淋漓啊。当年的那片芭蕉林，对怀素来说，就是他生命中的诺

亚方舟吧。念经是礼佛，习书又何尝不是参禅呢？都是渡生命到智慧的彼岸。

怀素种蕉是“种纸”，文人雅士植蕉，更多了一份浪漫。芭蕉的风韵，可入画、可入诗。唐诗宋词中，怎能少了它的身影？“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这是韩愈《山石》中的句子。夏日雨后的黄昏，诗人到山寺游玩。阶下，芭蕉新雨，青翠欲滴。栀子肥白，幽香扑鼻。清新的景色让诗人发出“安得至老不更归”的感叹。喜欢这样的画面，清雅、宁静。那闲适自在的心情，如蕉叶在风中舒展。

大概是因为芭蕉叶大的缘故，雨打在上面，更能引人遐想，“雨打芭蕉”成了诗中常见的意象。秋天的黄昏、夜晚，芭蕉叶上走着淅淅沥沥的雨。点点滴滴，声声入耳，绵长的心绪，被扯得丝丝缕缕，化作诗句几行。如李清照的“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陆游的“幽人听尽芭蕉雨，独与青灯话此心”，李煜的“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想来，蕉窗听雨，听的不是雨，是离愁、是孤独、是相思吧。

清人蒋坦的《秋灯锁忆》，记载了他与妻子秋芙生活中的一些温馨往事。其中一个情节颇有趣味。秋芙种的芭蕉阔叶成荫，秋雨淅淅，蒋坦

秋天，月下的故乡

□ 言子清

夏天跟着雷雨走后，草叶上的露珠凉了，映出了蓝天的深邃与高远。

白天裁下的一段时间，留给了夜晚，让秋虫们吟唱夏季的热情，让哲人在灯下思索雷雨的功过。

稻穗弯弯，是田野长出的金钩，钩取如何向空域拓展的信息吗？圆鼓鼓的麦种，急切地等待温床着陆，点化大地新的篇章。林间鸟巢，沐浴温柔的月光。鸟儿啊鸟儿，你，也有梦吗？是滴绿的啼啭？抑或是，银色的张扬？

让我震颤的是，一枚成熟的落叶，从枝头上，问心无愧地飘向泥

土，成为一个流动的谜面。我想，人，总是要老的，就像我，叶落归根，回到我根之所系的苏南出生地，既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坦荡，也有惜别枝头的眷恋，眼眶湿润了。

乡亲们的新楼群上空，有飞机在航拍万家灯火。鼠标却点出了叙利亚的硝烟。一位种大棚蔬菜的外来户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一条信息，开辟产品新的销售渠道，一丝微笑飞上中年汉子的眉梢。一群孩子围着手机，争看白天在镜头渚拍摄的小电影：晚清无锡县令廖纶在太湖峭壁“包孕吴越”的题词前，有外国游客豪情放歌；三只气球捆绑着，

□ 赵海洋

的紫渍。想起儿时父亲养的春蚕，那一个个可爱的蚕宝宝，在竹匾中沙沙沙地蚕食着春天的桑叶，蠕动着的是春天的期待。父亲早已离我远去，蚕也早已不再养了，但是那一份记忆长留心底。

来到瓠园，也就是两排长架搭起的绿荫长廊，这应该是以前学生晾晒被子的地方吧。青油油的瓠子从横梁上垂下，让我想起妈妈做的菜肴。瓠子是农家最常见的果蔬，清炒烧汤皆可。还有腌制的小菜，那是佐餐的美味，最喜欢的还是妈妈做的瓠子煎饼。

过瓠园是一块山芋田，山芋长长的藤蔓在蔓延，蔓延到我的脚下。我恍惚看到泥土里挤挤扛扛的山芋，正在孕育着，争吵着，兴奋着。眼前便是冬日的街头，烤炉里飘出的山芋香。

在山芋田边，还有一堆腐烂的杂草，上面有许多蜗牛在爬。雨后的蜗牛似乎很多，那一对长长的触角似一对天线向远处探寻，寻找着各自的方向。这是一个可爱的家伙，我不知道它欲往何处，看着它们，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欢畅。一个人蹲在旁边静静地看，不希望打扰这一份宁静。

在山芋田东侧有几棵冬瓜，躺在那一棵枯萎了的白杨树下。白色的小花犹在，叶下的冬瓜已经长得很大，像极了一个胖娃娃。经过风霜雨露，走向成熟。不成熟的依旧是我，总是把冬瓜与冬天相连。

当我把目光望向远方，我想寻找的是那蓬蓬勃勃的黄花菜。黄花早已落尽，那是生命在秋天里的告别。我记忆中的故园也是有一片黄花草的，开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我们都叫它金针花，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忘忧草，能做到忘忧，那样的人生态度当真叫人艳羡。

晨起，踏着露珠，我走进秋天的菜园，走进的是沉淀的怀念。许许多多的时光，在我心底流过。而我，已在这虫鸣声声的秋天里忘归。

我活得浅薄 老得嫣红 (四首)

□ 刘季

大海从不表达爱恨

面对大海
我想落泪
那些矫情的忧伤和欲望
蓝不过一滴海水
大不过一寸沙滩
这广阔的奔腾
有胜过人世的凄凉之美
但大海从不表达自己
因为她对人对世没有爱恨

在人间

仰望天空时
也在仰望大海
蔚蓝天
蔚蓝海
克里斯蒂那拍卖行那只蔚蓝的蓝宝石
——人生就是浮云

蓝天在上
浮云在上
大海在下
珊瑚在下
它们高不可攀
它们唾手可得
在人间
我活得浅薄
老得嫣红

鸟鸣时必展双翅

这个下午
一只大的蓝尾鸟
独立高枝

我注意它
一旦开口鸣叫
必伸展双翅

春风阵阵
我张望它
它张望我
它不觅食
我不读书

我爱这无所事事的日子

蓝风筝

一只蓝色的风筝
盘旋而落
一头扎进合欢树丛
就像扎进
久别重逢的恋人怀抱
专注而坚定

远处
少年拽着风筝线飞奔而来
很明显
他的蓝风筝已另有所爱
对他的牵扯
一动不动

清澈帖

□ 低眉

牙关紧闭的夜晚，我想念你的古时候：定居滩涂，齐足柔软野草从安家，滩涂上听水房子里结珍珠抱圆白壳打开贝壳反白吐出一串湖光山色

有一辈子，我们住在山脚下窝旁的虫子喜欢大声歌唱你喜欢湿润的土壤夜晚喂风，早晨饮露零食是你捎回来的大月亮晶莹剔透的早晨，你轻轻爱我一下嘴里喊着小蘑菇

我记得作为植物的上辈子河流旁并肩站立，姿态丰茂清嘉你手臂上有初劲，夜晚香影子轻翕高树上风响水底里鱼游穹顶之下，天空广袤如碧蓝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相爱吧！”时至今日，有人还未出生就已枯萎灰头土脸的汉子们为洁净的水和食物疲惫世界充满苦味腔肠里黑暗堆积我一直在等你说这句话清澈的话



时光/马儿 摄

闻之心碎，夜不能眠。一天，他在蕉叶上提笔写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秋芙读后，提笔续语：“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是啊，“芭蕉叶上无愁雨”，只是心不宁静罢了。

秋雨中的芭蕉，从容自在。窗内听雨的人已人到中年，像秋天的芭蕉，失了春的嫩绿，少了夏的蓬勃，却多了秋的沉静。生命中时有风雨袭来，如芭蕉，默默承受，寂静洒然。这也是一种诗意吧。

悬挂着一条“谁不说我中华好？”的大标语，升向高空；一只小水鸟，抑或是飞来助兴，它咬着湖边垂柳荡秋千。孩子们一迭声地嚷着：“好看！好看！”有位少妇对她顽皮的儿子说：“你对课本这么入迷就有出息了。”她儿子一步不让，头一昂：“妈妈你不懂，这叫扩大视野！”

接新娘的宝马车，被果园喷香。第一个下车的却是娘家的小白狗，站着，对围观者频频拱起前面双足，逗起的笑声，引得星星们挤眉弄眼。

习习秋风里，有老乡亲阿炳苍凉的《二泉映月》。瘦了的秋水上，有渔歌唱蟹肥和祖国的辽阔……